

大陆与台湾文化点滴 望海抒怀札记

大陆与台湾文化点滴

厦门 小学 “南音北部” 漳浦方言 厦门“石敢当” 福建厦门市共风物 浅谈厦门民间歌谣
“厦门” 天马岛 手写体 台湾歌谣及其演变 台湾歌谣一望春风
台湾地名小识 台湾人的姓氏用语俗语 台湾歌谣一望春风
新竹著名的遐想 台湾接待宾友的习俗 许南英和南社诸君子 闽南的世界语运动
湖南方言“南” 的读音 法语李光地的《旅行教书》 闽南方言俗语的发源 《渡江书十五音》跋
厦门方言小识 初识通晓的《台湾语典》 台湾话的历史与现状

李熙泰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 “厦门”小考 ◎ “南陈北薛”传说考 ◎ 厦门“石鼓当”采风 ◎ 厦门市井风物 ◎ 浅谈厦门民间歌谣
◎ 《无鸟鸟》寻根 ◎ 火金姑 ◎ 论台湾歌谣及其流变 ◎ 台湾歌谣《望春风》
◎ 台湾地名小识 ◎ 台湾人的姓氏与信仰习俗 ◎ 许南英和南社诸君子 ◎
◎ 闽南的世界语运动 ◎ 醉仙岩的遐思 ◎ 听雅楼诗文集》读后感 ◎ 李光地的《榕村韵书》 ◎ 闽南方言底层的发摇
◎ 《渡江书十五音》跋 ◎ 闽南方言“肉”的语音 ◎ 闽南方言“人”字的本字再探 ◎ 闽南地方戏文使用方言土语俗字的研究
◎ 厦门方言小考 ◎ 初读连横的《台湾语典》 ◎ 台湾话的历史与现状

李熙泰 著

望海樓札記



大陆与台湾文化点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海楼札记/李熙泰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2

ISBN 7-5615-2522-2

I. 望… II. 李… III. 文化-研究-福建省 IV. G12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77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地址:三明市新市南路 166 号 邮编:365001)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3

字数:350 千字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作者在书房

目 录

前 言.....	林桂卿(1)
默默的奉献,永恒的纪念	
——悼念李熙泰老师	潘懋元(2)
为了忘却的记忆.....	杨国桢(5)
闲不住的老人	
——悼李熙泰先生	武阳滨(7)
物华天宝痛斯人	
——悼李熙泰先生	戴光华(10)

第一卷 草根文化

闽南文化的海洋特性	(12)
“厦门”小考(2 则)	(21)
“南陈北薛”传说考	(24)
厦门“石敢当”采风	(27)
厦门市井风物(13 则)	(29)

“演武场”地名探源	(50)
浅谈厦门民间歌谣	(52)
火金姑	(63)
《天乌鸟》寻根	(65)
台湾高山族语言中最早的汉语方言译文	(68)
论台湾歌谣及其流变	(70)
台湾歌谣《望春风》	(81)
台湾地名小识(9则)	(83)
台湾人的姓氏与信仰习俗(5则)	(94)

第二卷 地方文献与史事

《玉屏课艺》珍本简介.....	(102)
林鍼和他的《西海纪游草》.....	(104)
许南英和南社诸君子.....	(106)
厦门民俗学研究先驱——谢云声.....	(108)
厦门早期的文学社团.....	(112)
闽南的世界语运动.....	(114)
福建木刻运动五十年	
——中国木刻研究会厦门大学支会史略.....	(116)
鲁迅来去厦门.....	(125)
一张珍藏的照片.....	(129)
一幅木刻作品的生命.....	(131)
追记一段史实.....	(133)
醉仙岩的遐思.....	(135)
《听雁楼诗文集》读后感.....	(138)
读《厦门好》.....	(140)

第三卷 大陆闽南话与台湾闽南话

李光地的《榕村韵书》.....	(144)
《渡江书十五音》跋.....	(161)
闽南方言底层的发掘.....	(178)
“落魄”的闽南方言读音.....	(180)
闽南方言“肉”的读音.....	(181)
闽南方言“人”字的本字再探.....	(183)
闽南地方戏文使用方言土语俗字的研究	
——关于“共”字的音读、用法、色彩、字源	(191)
厦门方言小考(10 则)	(195)
厦门方言的一种构词法.....	(203)
厦门方言阴平和阳平的变调.....	(218)
“熊”读[him]不是孤证的例证	
——兼论冬、侵韵部的分合演变	(223)
厦门方言的“熊”字.....	(231)
厦门方言的形容词重叠.....	(233)
厦门方言的量词.....	(249)
厦门方言的词尾.....	(270)
母语	
——文化背景的认同	(293)
“台湾”的异名及其读音.....	(295)
初读连横的《台湾语典》.....	(298)
台湾话的历史与现状(5 则)	(302)

第四卷 人物印象

诗人雷石榆印象记	(348)
尹瘦石的童晴岚画像	(351)
追忆尹瘦石的厦门书画缘	(353)
为了春天的耕播	
——忆许虹同志二三事	(355)
蒙蒙春山	(359)
化作春泥更护花	
——读陈伯吹的《论“童心论”》	(361)
天风海涛乡国情	
——读黄望青《从鼓浪屿到新加坡》	(363)
忆王亚南校长二三事	(366)
忠翰与厦门木刻运动	(369)
一个木刻家的光荣脚印	
——忠翰革命活动片断	(371)

第五卷 游踪随感

中南海游记	(376)
访曹雪芹纪念馆	(379)
北戴河散记	(381)
秋日谒鲁迅墓	(383)
走向西藏	(385)
青藏公路风情画	(387)
新疆博格达峰下起商潮	(389)

秋访古铁城邵武	(392)
安溪行	(395)
浯屿纪行	(397)
澳门行(4 则)	(399)
台湾游记(8 则)	(404)

前　言

2001年，李熙泰逝世后，在厦大潘懋元教授、杨国桢教授和厦门日报社的王松荣编辑的鼓励和指导下，在李育红、林秋扬两位青年同志的帮助下，他的遗作才得以较顺利地搜集。再，潘懋元教授在出版这本集子之前也多次询问，十分关心，并拨冗撰写序言；杨国桢教授也拨冗整理这本集子，并撰写序言。我衷心地感谢这三位老前辈和两位年轻同志。

林桂卿
2005.3.23

默默的奉献，永恒的纪念

——悼念李熙泰老师

潘懋元

我认识李熙泰老师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早在解放之初，一批热心于闽南方言研究的大、中、小学教师，组织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常聚在一起，讨论推广闽南话新文字问题，李熙泰是其中之一。我虽不是闽南人，对闽南方言只是略知一二，但因昔年曾随兄研究潮汕方言，解放前曾参加进步青年的拉丁化新文字推广活动，也常参加讨论。我的印象：李熙泰发言不多，但有许多精辟见解，显示他有音韵学特别是言语学的功底。其后中央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为汉字简化，不再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我们之间也就很少联系，只是偶尔从报刊上看到他所写的短文，知道他仍从事地方文献和闽南方言研究。“文革”之后，我兼管校行政工作。有一次，中文系送来的拟引进新教师名单中，有两位学历不高，经历只当过中小学教师而学有专长的人才，李熙泰就是其中之一。按照人事部门的硬杆杆来衡量，不能入选，经过一番周折，两人才获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拘一格选人才，为中文系的基础课程增添了良师。

李熙泰老师进入厦大中文系后，有较多的时间从事他所专长的研究工作。除认真教学，深受师生好评之外，他专心于厦门文献研究，参加《闽南话词典》的编纂工作，对于历次评工资、评职称，从

不介入。同事们对他的印象是默默工作，谦虚而知足。

我同李熙泰老师来往较多是他退休之后。为了编辑《厦门文化丛书》，他邀请我当丛书顾问，经常拉我参加丛书讨论会，无数次从山下陟到山腰我的家中商量有关丛书编辑出版工作。

《厦门文化丛书》前后出版两辑。第一辑着重于厦门文化特点，共 12 卷；第二辑除补充第一辑的文化特点外，着重于厦门文化事业，原定也是 12 卷，其后加上《厦门报业》共 13 卷。两辑总计 25 卷约 500 万字。除了他亲自参编的《厦门方言》、《厦门语文》、《厦门景观》和《厦门诗荟》4 卷外，其余各卷，无不是由他亲自组稿和审校；作为丛书编委会的副主任和秘书长，他还要为筹集出版经费、申请出版审批而奔忙。两辑丛书，从筹备到出齐，前后近 10 年。在这 10 年间，他无怨无悔，日复一日辛勤工作，默默奉献。每当我对着书架上竖立整齐的 25 卷丛书，李熙泰那穿着汗衫短裤，趿着拖鞋，汗流浃背的身影，浮现脑际，不禁热泪盈眶。当时他已年近古稀，从他所住的西村到我所住的东村，得在烈日下或风雨中走 20 分钟。我多次嘱咐他有事商量挂个电话就行。他总是说，当面谈谈更清楚。

1998 年底，两辑《厦门文化丛书》出齐之后，他本可以松一口气，可又在策划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出版《闽南文化资料丛书》。《厦门文化丛书》是科普性的，市场价值高，组稿与出版相对较容易；《闽南文化资料丛书》是学术性的，供少数人作为研究资料的无价之宝，文献价值高、搜集整理难而市场无价。

在此之前，他已经承担了厦门最早的地方志书《鹭江志》的整理工作。这本志书的手抄孤本存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残缺错漏甚多。辑佚补缺的艰巨，可以想见。《鹭江志》的出版，可以视为《闽南文化资料丛书》的首卷。另一本由李熙泰发现并收藏的闽南方言韵书《渡江书十五音》孤本，经语言学专家李荣、李如龙教授和李熙泰老师分别考证，鉴定其学术价值，正式列为《闽南文

化资料丛书》于 2003 年 9 月出版。当他辞世前数天，我到医院看他时，他仍乐观地等待这本稀世珍本的出版，惜乎已不及见。

李熙泰老师的一生，怀志而不露，默默奉献而无闻，用切实的工作为厦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考虑到遗作会整理出版，是他的夫人林桂卿女士和他的学生杨国桢教授，从尘封散乱的书刊中搜集整理，并经厦大出版社副总编侯真平先生精心校订而成。如果说，《厦门文化丛书》两辑和《闽南文化资料丛书》两卷是厦门文化发展的里程碑，那么《望海楼札记》将是留给人间的一份“永恒的纪念”。

2005 年 3 月 11 日于厦门大学高教所

为了忘却的记忆

杨国桢

李熙泰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1949年春我从龙岩来到厦门，插入鳌岗小学五年级读书，他是班主任兼教语文等课。后来我上中学、大学，都在厦门，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用笔名李村、朴野写的诗歌和散文，和他间有联系。“文革”后他调入厦大中文系，我们的联系就更多了。屈指一算，我们的师生之谊已长达半个世纪了。作为学生，我不敢贸然问他的身世和经历，只知道他曾是热血青年，积极参加进步文学社团和政治活动。教学之余，热衷搜集地方文献，藏有《西海纪游草》、《渡江书十五音》等孤本，研究厦门草根文化和方言，参编闽南话词典。他尝将珍藏的《西海纪游草》供我校点，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退休以后，他积极奔走，推动编纂《厦门文化丛书》且承担繁重的编务，十二年如一日。事毕又呼吁出版《闽南文化资料丛书》，提供孤本、善本，已校注出版《台湾情歌集》一种。他托我联系出版社，影印出版《渡江书十五音》，不久乘鹤西去，未见其成，令人扼腕痛惜。

李老师辞世后，师母林桂卿检拾其发表过的作品和遗稿，欲选辑一集以为纪念，征询于我。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之事，慨然应允编辑之任。现依其内容，分为五卷：第一卷为草根文化的追寻，多

为短小精悍的散文，不乏他对闽南和台湾民间风物和歌谣的切身体认。第二卷是对地方文献的介绍，史实的钩沉，为后人存留了点滴的史料。第三卷是对大陆闽南话和台湾闽南话的介绍和研究，包括通俗的小品和学术的专论，颇多心得。第四卷是对人物的追忆，特别是 20 世纪 40 年代厦门文坛风云人物的旧事，颇有价值。第五卷为游踪随感，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畅游各地的游记，反映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李老师平生致力于本土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做的是普及的工作，甘于默默无闻而笔耕不辍，这是他为学的品格，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读书如见其人，此书是他永恒的纪念。

闲不住的老人

——悼李熙泰先生

武阳滨

得知李熙泰去世的消息，是在一个深夜突如其来的电话里，便在很长的时间里无了睡意。虽然明知他已病重，却没有料到他走得这么快。

与李熙泰的相识大约是在五年前，具体情节已无从记忆。印象中的他永远是一副乐哈哈、笑眯眯的样子。夏天的他，大多身着圆领文化衫加西装短裤，一脸大汗地坐在办公桌旁，摇着一柄边上脱了线的旧蒲葵扇；冬天的他，常是一袭时下已难得一见的中山装，或质地不佳且显然缺乏熨烫的旧西服，双手搁在叉开的两腿上坐着，眯着眼睛与我们说话。无论夏天或是冬天，他手中那只似乎是出自 80 年代初期的旧双梁革包是断不会缺的。

他是个很普通的人，正像一些文章里说的那样，走在人群中，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但他却是我认识的大学老师中，到报社编辑部最勤的一个。他有时两三天就来一趟，那必是有稿件要送、要谈。从厦门大学到报社，有八九站路，两头又有不少路须步行，但只要是和编辑有约，他便不管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如注，携一柄破蒲葵扇或撑一把旧雨伞，挤上公共汽车就来了。有时他要找的编辑事多，忘却或错过了与他约定的时间，他也不恼，依旧眯着双眼一

边与其他编辑说说笑笑，一边耐心地等待。因工作关系，他与编辑建立了友谊，有时出来办事，顺道就赶到报社看望大家，随便聊上几句，见大家都忙，便很快就离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并不清闲，常常不是去出版社，就是刚刚从文化局出来。

除此而外，我对李熙泰真的是知之甚少，既不知他确切居处、家有几人，也不知他退休前的经历……但我却知道，他于闽南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颇有造诣，日报副刊曾发过他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的书房里也有不少由他编撰的这方面的书，尤其是两辑《厦门文化丛书》更为我所珍爱，几乎成了我这个外来者了解厦门的必读之书。早在十一年前，为了使厦门的文化有所传承，退休在家的他便开始为这部计 26 册 400 多万字的丛书问世而奔波忙碌了。他在 100 多个作者中承担着从组稿、编辑直至校对、发行等许多具体而繁杂的事务，这些活儿对一个年轻小伙子都不轻松，何况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所以，他脸上的笑容常常难以掩饰周身的疲惫，走路时便仿佛抬不起脚来，与他行动迟缓的身影紧随不离的通常是一声声“踢踢踏踏”的沉重脚步声。

很难想象一个在罹病后仅三个多月便离开人世的人，平素会对自己的病症毫无觉察。我想，他肯定是有所感觉的，只不过顾不上在意罢了。《丛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情景。他也曾如释重负地说过：“我该好好休息一下了。”那时的他是不是已经有所感觉了呢？我不得而知。那段时间，他依旧常到报社小坐，并不断送来应约而写的新作。他住院后，我曾几次想去探视，而他也曾托人捎话给我，说是还有一篇人物传记需我帮忙捉笔，我却一方面因琐事缠身，实在抽不出空来，一方面也确实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总以为他定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现在，再说什么都迟了……他走了，留给我的是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书架上那些耗尽了他心血的书。